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一回 第五節

金頭虎掌中的鑲鐵杵上繃下砸，只見嘍卒的雙手帶帶就飛，挨著就拋。皆因賈朋力量過大，鑲鐵杵分量又重，又有金鍾罩護體，專打三角毛、四門斗的二把刀把勢，工夫不大，將那三十餘名把守頭道山口的嘍卒，打了個五零四散，頭破血出。此事本不大要緊，可從此以後，可就給勝三爺惹下塌天大禍，暫且不提。單表金頭虎賈明，打完了嘍卒，自己一晃冲天杵小辮，遂說道：

「嘿，看看咱們有多大能耐。」不言賈明大鬧頭道山口，打傷嘍卒，單說採花賊高雙青，進了二道山口，又有二十餘名長箭手，大家一看淫賊背後插刀，未穿長大衣服，嘍卒將淫賊攔住，叫道：「慢走，你是找誰的？」惡淫賊抱拳說道：「辛苦眾位，我找二寨主的。」嘍卒又問道：「有官人追下來沒有？」賊人答道：「沒有。」又問道：「二寨主與你是親戚，還是朋友呢？」高雙青答道：「我們乃是結義兄弟，我前來有事相求。」眾嘍卒聽罷，遂將他放進了二道山口。賊人又到三道寨柵欄門，有一老者，同著十數個年輕之人，把守寨子門。老者一見淫賊，迎頭攔住問道：「你找誰呀？」高雙青說道：「我與二寨主邱銳邱二爺，八拜結交，我有一事相求。」老者說道：「我們本山寨主立的規矩，有人命案，有官人追著，不穿長大衣服，不要進山。」賊人說道：「一概皆無。在下因為好事，與他人打了個小吵子，前來拜求二寨主給我了結。」老嘍卒老成練達，一看賊人狼狽不堪的樣子，又是一身短衣服，並且面帶驚恐之色，遂又問道：「你貴姓啊？」賊人說道：「我姓高，草字雙青。」老者又問道：「除去二寨主之外，你還認識別位嗎？」賊人說道：「一概不認識。」老者本是精明強幹之人，說道：「請你候一候吧，我給你回稟一聲。我們二寨主好遊山逛景，彩獵行圍，不定在大廳不在大廳，如其不在山內，你就另投別處去吧。」老嘍卒原本是一個托辭，原來二寨主在山裡呢，如果二寨主是不見；好打發他走了。那老卒遂叫道：「眾弟兄們，你們陪著這位高寨主。」其實暗著是把他看上啦。老者說罷此話，遂半開柵欄門，過了前寨奔聚義廳。

此時三位寨主俱在大廳之上，三張金交椅，大寨主林士佩，坐在正中，左有二寨主紫面判官邱銳，右有三寨主八臂玉面小哪咤邱鈺，三位寨主俱在當場。老嘍卒單腿打千兒報導：「回稟三位寨主爺得知，三道山口柵欄門外來了一人，自稱姓高，名叫雙青，拜見二寨主爺，給了他了結是非。我看他短打，身上獅子絆英雄帶，背插單刀一白，有些狼狽不堪之狀，我怕二寨主為難，我同他支吾幾句。二寨主爺如若見他，如當迎請他；如其不見，就說不在山內。」大寨主林士佩聽到這裡，未等二寨主答言，遂先問道：

「二弟，你有個姓高的朋友嗎？」二寨主答道：「倒是有這麼一個朋友。」大寨主問道：「此人如何？」邱銳說道：「此人好品貌，好能耐，好門戶。他乃是俠義莊邱老教師之門徒，又是義子，慣使三隻金鏢，一口單刀，武藝超群。尚且是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、上三門勝英門中之人。」

大寨主說道：「二弟，你素常間耳軟心活，交朋友不識人。人生在世，何在人的品貌與門戶？俗所謂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知由打春正月間，俠義莊飛龍鎮有綠林道傳說，出了因奸不允、刀殺人命兩案。我有心率領十位八位寨主，在俠義莊飛龍鎮在那方前後左右之處，訪查此案何人所作。要探明白，把因奸不允刀殺人命之賊拿住，亂刀分屍，一來給百姓除害，二則省得綠林道的英雄跟他受驚。你出去要問一問他，如其有人命之事，你往愚兄身上推說，概不存留。要是好朋友，有什麼是非，你我弟兄出頭了結，為朋友份所當然。我要有無知的朋友，如若不見時，也往二位賢弟身上推托。如是好朋友，不生壞品行之事，問明來歷時，必當請進大寨。」

二寨主聽罷，遂站起身軀，老嘍卒跟隨；出離聚義廳，走過前寨，來到柵欄門之內。寨門早開，一看高雙青實在是狼狽景象，叫道：「高賢弟，怎麼落得這樣的景況呢？」吩咐嘍卒趕緊大開柵欄門。此時惡淫賊看見二寨主，如同見了親人一般，急忙向前請安歎道：「唉，盟兄，提起小弟之事，實在一言難盡。」淫賊便妄造黑白，將勝英怎樣破了二郎山，自己怎樣黑夜逃出來的話，從頭至尾胡說了一遍。遂又叫道：「兄長，小至今實無立足之地，望求二哥設法救我。」二寨主問道：「賢弟何事，當面請講。」惡淫賊見問，不由得雙眉緊皺，二目亂轉，心中暗想，若將採花殺命之事說出，怎對朋友言講？遂平地起孤丁，無中生有，便扯個大謊說道：「二哥，你不知我在二郎山結拜三位弟兄嗎？」邱銳說道：「我知道，咱們不是聯盟嗎？不是大爺賽存孝於塵埃，二爺玉面小羅成銀槍將劉智，你們弟兄三位嗎？」惡淫賊說道：「對對。只因前五七天，我弟兄三人客所飲酒，忽然聽見山口外喊鏢，喊得字眼甚狂，我大拜兄於塵埃本是粗魯之人，遂說道：『三弟，你聽此鏢喊得有多狂，你敢劫此鏢嗎？』小弟那時節多貪了幾杯水酒，我遂答道：小弟敢劫。遂帶了三十餘名嘍卒，在山口外可就將鏢擋住。原來是十二個騾馱子，俱馱的是綢緞白銀箱子。那保鏢之人，見了小弟道字號，他說道：『我乃是十三省總鏢局之鏢，我乃黃三太，老勝英的門徒是也。』我二人答話之間，言語之中，可就僵了火啦，彼此亮傢伙動手。小弟把黃三太踹了兩個筋斗，黃三太敗走，十二個騾馱子，我留下兩個。誰知三太連夜趕奔十三省總鏢局，把老勝英找來。勝英在二郎山口對山大罵，罵畢，然後四霸天四位寨主出頭了結，說道：『我們這個朋友原是初至山寨，酒後無德，誤將老明公鏢銀與貨物綢緞留下。未敢動了一點，願將原物交還。』勝英說道：『此事不成，你們污厚了我的名譽啦。』四位寨主說道：『叫我那劫鏢朋友磕頭賠禮。』勝英還是不應允，四位寨主又苦苦哀求：『要不然，叫劫鏢之人，在你十三省總鏢局跪門賠不是。』勝英仍說：『不成，我非將劫鏢之人結果性命不可。』四位寨主見此事不能了結，可就與勝英僵了火啦，彼此用武力對待。老勝英刀法武藝實在絕倫，竟將四位寨主打得死的死，傷的傷，二郎山被勝英掃平。所以小弟連夜投奔二哥之處，望求兄長搭救小弟才是。」二寨主邱銳聽了惡賊這片謊話，暗中思想，遂與惡賊說道：「此處不是講話之處，隨愚兄到聚義廳再說。」二寨主同著淫賊走過前寨，趕奔聚義廳。惡淫賊一看，兩廊下英雄也有一百餘位。惡淫賊禮下於人，必有所求，他遂抱腕當胸，說道：「眾位哥們辛苦辛苦。」綠林道群雄一看他身穿短靠，背後插刀，滿身衣服上皆有花活，白也不白，藍也不藍，眾群雄暗中談論：「此人穿衣服滿帶藍蝴蝶，二寨主還有說不明的事嗎？」

內中就有說閒話之人，說道：「咱們跟他姊妹論羞吧，你們看，簡直是小姐姐打扮麼。」高雙青掩耳盜鈴，心中說道：「唉，既在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？」

二寨主邱銳將賊人陪到大寨主跟前，遂說道：「我給你介紹介紹，這是我大兄長震八方林士佩。」又對大寨主說道：「兄長，這是我拜弟高雙青。」惡淫賊提起腰圍子，趕緊跪在下面，說道：「大寨主開天地之恩，救我的性命，我給寨主牽馬搬轎，報效犬馬之勞。」林寨主遂問道：「足下因何墜落得這景況？」高雙青又拿蒙混二寨主的那套謊話，來蒙大寨主林士佩，遂說道：「唉，提起此事，一言難盡。我在二郎山吃酒帶醉，劫了勝英的徒弟一隻鏢，十二個騾馱子留下兩個。黃三太敗走，連夜奔那十三省總鏢局，將勝英搬來，來到二郎山，破口大罵。韓天祺、韓天魁、秦天祥、柳天真四位寨主出頭了結，對勝英言道：『這位姓高的初到山寨，因酒貪杯，酒後無德，雖然劫了兩個騾馱子，綢緞絲毫未動，原物交還，閣下看在我弟兄面上，叫他認罪賠禮，從此了結就是了。』勝英說道：『不行，若是劫了我的鏢，那就是污辱我的名譽。』四位寨主說道：『若不然將劫鏢的本人當時叫出，同著大眾給你磕頭賠禮。』勝英還是不應。四位寨主又說：『叫他到你的十三省總鏢局跪門！』勝英說道：『那也不行，不論何人劫鏢，我非要他性命不可。』四寨主見此事未能了成，因此將火激起，兩下遂以武力對待。勝英魚鱗紫金刀，三隻金鏢，甩頭一子，藝業絕倫，四霸天四位寨主死的死，傷的傷。勝英掃平二郎山，我由地道逃走，勝英派人追趕，至死也不放。我聽說大寨主名傳南七省。求你老人家，看在我二哥面上，搭救我的性命，我生生世世不忘。」大寨主林士佩察顏觀色，看賊人說話之時，只見二眸子亂轉，並無精神，滿臉的凶氣。英雄聽罷，不覺一笑，說道：「你說這些言語，大約有點不實吧？我久聞勝老老乃是一個捨命交友，屈己從人的人。你吃酒帶醉，劫他兩個騾馱子，原物交還，又由二郎山四位寨主了結。勝英已把四位寨主傷的傷，死的死，難道說，還要吃了事人之肉嗎？息事罷辭，乃是君子，絕不能傷了事人的性命。你說此話不實。我看你十八九歲，正在少年，美色人人

所愛，像那好樂之人，必得煙花柳巷，用那銀錢取樂。你我皆是高來高去，有那飛簷走壁的能為；如看見美女少婦，無論州城府縣，莊村鎮店，到了晚間進到那婦女屋中，追歡取樂，臨行之時，打開箱櫃，將那細軟金銀綢緞衣服，任意而取，豈不美哉？我比足下你大幾歲，這等便宜樂事，我也斷不了的。財色君子一齊所愛，你要真有此事，實話對我說明，我好想主意，搭救於你，你別拿我當冤家。勝老者對此事二貫視為麟事，他說是萬惡淫為首，你要是誠心求救，可吐露實情。」惡淫賊聞聽此話，心中突突亂跳，因為正說在毛病上。淫賊暗想：寨主也好此樂，大約我辦的那件事，他也不能憎惡。你道，這淫賊殺死的守節婦女，屈死冤魂，纏繞於他，惡淫賊素日的靈機巧辯，已然嚇忘了。俗語說，心中有病，就怕冷言敲。惡淫賊思索，刀殺人命之事不可言，說道：「大寨主明鑒，在下前幾天，多貪幾杯水酒，路過周家屯，遇見一個姑娘，坐著四人小轎，轎簾未掛。我一看此女子姿容貌美，便隨在轎子後面，跟進村內，來至大門道內，看見丫環婆子，攙扶著小姐進了內宅去啦。那時節引動了我七魄三魂，我在他家影壁牆上畫下暗記，原本是座北的大門，路南的八字影壁。我等到三更天，暗進下週宅內院，去到繡樓之上，撥門撬戶，夜入姑娘寢室，追求歡樂？姑娘至意不從，我實出無奈，亮刀威嚇，小姐仍然不從。正在威嚇之時，老勝英與那飛龍鎮紳董丁桂芳在樓窗外叫喚於我，我們兩下動手，我不是勝英的敵手。我敗走之時，那老勝英後面追趕，我逃回俠義莊，老勝英追到俠義莊。我師傅、義父入地崑崙邱瑾，也懼怕老兒勝英三分，不能護救於我，反倒幫助勝英拿我。我實無立足之地，又逃到二郎山，勝英又率領人追至二郎山，將四霸天殺得傷的傷，死的死，掃平二郎寨。我由地道內逃遁，到此已無棲身之地，因此逃奔你這峻嶺高峰。久聞寨主英名，望求寨主念那綠林道的義氣，搭救我之性命，永生不忘大恩大德。」林士佩聞聽，面沉似水，用手拍桌案，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你有周家屯一案，再有人命重案，也是被你所殺。那勝老者乃是替天行道，除惡安良。像你採花姦淫良家之婦女，人人痛恨，所以萬惡淫為首。我要早知你有此惡事，不用勝老者由江蘇遠來，我帶領幾十位林道的朋友，將你圍住，亂刀分屍，給綠林道除害，免得良家婦女被你姦淫殺戮。」叫道：「眾位寨主，亮傢伙，將這萬惡的淫賊，亂刀分屍。」又說道：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自來投。」大寨主話言未了，眾群雄各用大斃，猶如蝴蝶亂舞一般，一個個亮出兵刃，約有百十餘位綠林之人，將高雙青團團圍住。賊人思索，我前來求救，不但不救，反要殺害於我。

別看百十餘人，如若單打獨鬥，不准有幾個比我藝業高的。我要死在蓮花峪，可不如死在俠義莊，我義父他必將好好成殮。到此時我不能瞑目受死，我也身帶著兵刃啦，我也能剝幾個。心中想定，遂一出手，將刀抽出。

正在此時，只聽有一人叫喊：「眾寨主刀下留人！」原來國有國治，如若大臣謗君，當今萬歲大怒，旨下推出午門斬首，有眾大臣，或是一位大臣，叫道「刀下留人」，則此謗君之臣即不能斬。說話的臣宰，當時啟奏萬歲，說是此人忠君愛國，直言無隱，君有過，臣當善諫，父有過，子當婉勸，請萬歲開恩寬宥。萬歲如若息怒，下旨放還；那天子如若盛怒不息，必須再下旨處斬。又大帥用兵，如戰將犯了軍規，大帥一怒，推出斬首，把他推出之後，有眾戰將說聲刀下留人，此時即不能殺，候眾將懇求，說道：「大帥，此人南征北戰，東殺西伐，實有功於國家，他乃一時冒昧，求元帥寬恕。元帥息怒，下令放還；元帥如怒氣不息，必得二次下令，方能處決。這山亦有山規，若有人喊「刀下留人」，亦不能殺。況二寨主乃一人之下，千人之上，見大寨主要亂刀分高雙青之屍，遂喊道：「刀下留人！」眾人聞聽，遂止住刀槍。二寨主分開眾人，來至人群當中，正看高雙青伸手壓刀，二寨主用右手一推他，低聲說道：「別亮傢伙。」這才又轉身出來分開眾人包圍高雙青之處，控背躬身叫道：「寨主兄長暫息雷霆之怒。高雙青前來求救，如不救他，讓他向別處逃命去，何必殺他呢？」大寨主說道：「他既有周家屯一案，則別處所殺之少婦長女，別無他人。萬惡淫為首，可殺不可留。誰家無有少婦長女？姦淫已畢，亮刀而殺，斷不能留此人。二弟不要多言，我意已決。」二寨主邱銳聞聽，冷笑兩聲，說道：「兄長，你老人家不敢不殺他，勝英拿我們綠林英雄看如草芥，你老人家如不殺他，乃是懼怕勝英找上山來。把他殺了，等到勝英找來，推個乾乾淨淨，你是懼怕勝英啊！」大寨主聞聽，冷笑道：「勝英保鏢，愚兄佔山，兩無瓜葛，我怕他何來？如若是勝老者來到蓮花峪，他講情說理，說他們門戶之中出了這下賤之事，採花殺命，污辱他，拜求咱們門戶的把傷天害理之人賞給他，他好整理門戶。那時節愚兄也是得給他，那時節我若不給他，叫我跟勝英說什麼？難道我是愛採花賊嗎？不如此時將採花賊殺了，倒叫勝英重視咱們。皆因萬惡淫為首，人人得而殺之。」二寨主聽罷，眼珠一轉，計上心頭，遂說道：「那勝英以仁義言語對待咱們，咱們當然把高雙青獻出。此時咱將高雙青殺完啦，勝英他來到時，若是以強壓弱，他說咱們如不獻出高雙青，他必掃平山寨。其實是把高雙青殺啦，他反以為咱是懼怕他，豈不是長他人銳氣，滅自己威風？」大寨主聞聽，冷笑道：「賢弟，你乃糊塗人也。勝老者，乃是長者，敬老憐貧，作事大仁大義，如見街上乞丐討飯之人，他尚且尊敬，慢說是你我弟兄。」二寨主說道：「他要以強壓弱，不講情理，你我弟兄倒是怎樣辦理呢？」大寨主道：「他要以強壓弱，不講情理，小視你我，我跟他誓不兩立。」二寨主說道：「兄長，叫高雙青多活兩天，等勝英來到之時，咱們看他是怎樣的情形，好是好不好呢？」大寨主聽罷，說道：「也好。」遂吩咐把高雙青兵刃暗器，一律搜了，用毛練大鎖鎖套脖頸，將他鎖住。派五位藝業高強的，將高雙青押送後寨。你道，哪五位呢？就是那張強、李勇、王智、徐忠、卞祥。大寨主說道：「如若高雙青逃走，有多少人命案件官司，你們五位替他打去。」五位寨主說道：「高雙青如要逃走，有多少人命案件，我們五個人投案打官司。」惡淫賊當時可闊啦，五位跟班的伺候著，如若更衣出恭，或睡覺時，一個人持著毛練鎖，四個人跟著。

剛把賊人拉下去，忽然聽外面一陣大亂，只見嘍卒前來報導：「寨主爺，可了不得啦！」後頭緊跟著又跑進二十餘人，內有一人，滿臉飛花，血人一般，四個人攙著。大寨主一看，俱是把守頭道山口的嘍卒，頭破血出者不少。大寨主問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呀？」嘍卒說：「忽然間有一人，手中拿著明晃晃的兵刃，直往山口裡闖。我們向前阻攔於他，問他找誰，此人滿嘴不說人話。大寨主爺，我們有事不能不稟報，無事不敢亂傳。他管我們叫小賊，說寨主爺是大賊，要把那穿白衣服之賊獻出，要寨主爺給他磕三個頭，叫他三聲金頭虎爺頭。如其不然，他要殺進寨來，雞犬不留。我們一攔他，他亮出一把鑲鐵杵，先將頭目沈匡打傷，後又打傷我們。我們擋他不住，因此稟報。」紫面判官邱銳二寨主聽罷，在旁邊冷笑道：「兄長，勝英拿我弟兄掛在心上嗎？官面辦案，大清國的國法，一人作罪一人當，為兄長的犯明伙，不與弟有關，兒子明伙，不與天倫相干。勝英拿你我弟兄不當人，兄長此事怎樣辦理？」

正在此時，嘍卒頭目沈匡說道：「寨主爺，老寨主在世，我即在此山侍奉。現在寨主為此山之領袖，前後二三十年，寨主爺沒有責備過我。現如今小人傷勢甚重，我心裡發慌。小人死後，寨主爺多照管我那六十三歲老母，三十二歲結髮之妻，四五歲懷抱之幼子，小人死於泉下，當感盛情。」說著話，往後一仰身，昏死過去。二寨主邱銳在一旁冷笑，說道：「兄長，這樣你看可憐不可憐？」大寨主正在怒氣未息，說道：「眾位英雄，誰敢在我蓮花峪辱山大罵，傷了頭目寨主？大約非是軟弱之輩。」

若在山口我們甘拜下風，反叫他人恥笑。二弟你帶上喪門螺絲棍，三隻紫金鏢；三弟你帶上亮銀釘釘牙棒，三隻亮銀鏢。」

遂又叫嘍卒：「看過我的兵刃暗器，十二顆鏢槍，三隻點穴鏢。」原來這三隻點穴鏢專打金鍾罩，能破鐵布衫，又預備了陰陽二劍。三位寨主，繫綁妥妥，帶上兵刃暗器，一不許鐘響號鳴，二不用喧嘩喊叫。

三位寨主出離聚義廳，越過前寨，過了頭道寨子門，來到了二道山口，見嘍卒們在那裡，向著那人張弓扣箭，堵住二道山口。皆因為傻英雄打進頭道山口，到二道山口，長箭手用箭堵住，不能前進。傻英雄正在那胡言亂語，說道：「小子們閃開，我進山拿賊！」二道山口嘍卒頭目謝士奎說道：「你候一候，我家寨主必然來見你。你這樣無情無理，必有一個樂兒。」

賈明說道：「我本來找樂來了。」嘍卒說道：「你往前進，我們就放箭。」傻小子賈明說道：「我不往前進，淨等你們賊頭。」正在此時，大寨主林士佩來到長箭手背後一看長箭手們，一個個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嬰兒，弓已拉滿。大寨主咳嗽一聲道：「你等撤去長箭。」嘍卒回頭一看，見三位寨主均已到來。傻小子問大寨主：「你是何人，老爺棍下不死無名之輩。」

大寨主說：「本寨主姓林，草字士佩，號稱震八方。」傻小子道：「什麼？你叫震八方？震九方我也不管。我要抽你嘴巴子。」

」英雄聞聽大怒，用去大斃，套挽手，壓劍把，亮陰陽雙劍。賈明有性命之憂。

二寨主在旁說道：「兄長且慢，你等那勝英來到時，動手不遲。看此人才不壓眾，貌不驚人，不知道那兒的這麼一個傻小子。殺雞焉用宰牛刀。」二寨主說罷，用大斃，亮出喪門螺絲棍，對著金頭虎道：「傻小子，報上名來，你家寨主棍下不死無名之鬼。」賈明見問，遂答道：「你不認識我嗎？」二寨主道：「我不認識你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們家裡都認識我。」

二寨主道：「你們家要不認的，你還活個什麼勁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且聽來：高山點燈頭明亮，大海栽花根底清。鞋幫破了底兒正。我老師千佛山真武頂紅蓮羅漢弼昆長老。你是二寨主哇？咱爸爸明清八義排行在七，人稱鑽雲太保。子不言父名，我有個弟弟，叫花驢賈亮，你怕不怕，小子？」二寨主說道：「這些個我沒聽說過。」金頭虎對二寨主說道：「小子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二寨主答道：「我乃是蓮花峪二寨主紫面判官邱銳是也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原來你叫判官哪，我也有個外號，人稱閻王爺，閒著沒事專打判官。」二寨主一聽，傻小子罵人，心中大怒，亮出螺絲棍，棍打悠身式，雙根插花蓋頂。

你道，此件兵刃非少林寺沒有，棍似鴨卵粗，三尺來長，外有螺絲拐子，六寸長。金頭虎一看，心中說道：「這個棍是竹子的，鐵棍哪能那麼粗呢？我拿鑽鐵杵給他崩劈了。」此時二寨主之棍照定賈明迎頭打去。賈明的意思，拿杵一橫，碰在竹子棍上，一定給人家崩劈了。傻小子這一崩，只聽啞啞啞一聲響亮，只見火星四處亂飛。賈明往後一閃，說了聲：「啊？好像伙，原來是鐵的呀！」金頭虎乃是十餘年的苦功，跟那弼昆長老所學，有三十六手進手的招法，極其高明，三十六手招數使完了，他就算老太太熬粥，混攪一回。自可用三十六手好招法，急架相還。一杵破雙棍。戰了十數餘個回合，大寨主林士佩在邊觀看，不由得心中大怒，遂叫道：「二弟，這樣其貌不揚之人，十數餘個回合尚且你還不能贏他。」怒著氣說道：「二弟，你退下來，待愚兄拿他。」賈明一聽：我要乾，這還不中用嗎？

我還要招架不住呢。二寨主虛晃兩棍，急速閃開。

大寨主將要動力，三寨主說道：「兄長且慢，我二哥使螺絲棍滴溜圓，此人使的一字杵，三尖兩刃，各不相剋。待小弟拿他！」那三寨主手使一對釘釘亮銀牙棒。此兵器一尺兩寸的棒頭，一尺四寸長的亮銀把；棒頭有茶碗口粗細，把有雞卵粗細；棒頭上三趟狼牙釘，一寸餘長，一趟釘的是六個。此兵器專克單刀、花槍、寶劍、鏈子錘、鏈子槍。這幾種兵器，要是撞上，那算是甘拜下風，此兵器出手很重。閒言少敘。三寨主向前，用左手棒一晃，趕奔賈明的頂梁打來；賈明心中暗想：此人的兵器大約是跟唱戲的借來的，是個木頭棒，唱棒打無情郎用的那根棒。金頭虎正在思想之際，眼見棒已到了面門。金頭虎一看，說聲：「不好！」急忙用杵對著三寨主左手之棒一舉，只見一道火光，耳輪中就聽倉啞啞亂響。此時三寨主右手之棒，已經打在賈明的右肩頭之上。這下子不要緊，把金頭虎衣服劃破，黑肉上划了一道白痕。皆因金頭虎是金鍾罩護身，一身的橫練，如其不然，這一棒傻小子可就完了。金頭虎遂大聲喊道：「小子，我的衣裳可壞啦！這要是沒有金鍾罩，我這膀子不就給卸下去啦？我可留神吧，原來這小子的兵器是鐵的，不是木頭的。」金頭虎說罷，遂用三十六手進手招。橫攔豎架，上崩下砸，護住了自己的身體，又跟三寨主戰了十餘個回合。

大寨主在一旁，一聲喊叫：「三弟，你也是無用之人哪！退下來，待愚兄拿他。」賈明心中說道：「我的姥姥，這還嫌沒用哪？要有用還把我剛嘍哪？這個賊頭過來，我倒好辦啦，他用的是寶劍哪，崩上就飛。」

你道，傻小子真是不識時務，二寨主與三寨主兩人也沒有大寨主武藝高。兩人一動手，大寨主左手劍一點賈明面門，金鍾罩練下到五官上，賈明見左手劍到了面門，趕緊用一字鑽鐵杵往外一推。大寨主右手劍在金頭虎肚臍左邊一划，哧拉一聲。

傻小子嚷道：「怎麼劍又奔這兒來啦，小子。」雙劍玉帶圍腰，奔左右二肋梢。金頭虎用桿一橫，大寨主左手之劍一晃，右手劍刺在賈明軟肋梢。此劍為什麼叫作陰陽二劍呢？一隻劍在上，一隻劍在下；一隻劍在左，一隻劍在右。如若敵人順身，一隻劍向前，一隻劍向後。轉眼之間，金頭虎身中六劍，十字絆也斷啦，英雄帶也挑啦。傻英雄右手使杵，左手將獅子絆英雄帶，一賭氣全都扯下去啦。傻小子喊道：「我就大光溜，我也跟你滾滾！」大寨主一看，心中暗想：我拿劍別挑他下身啦，憑我這樣的英雄，我怎麼跟大光溜動手呢？遂用寶劍使招數，裹住金頭虎前後左右中。賈明遂喊道：「我要歸位，逃也逃不出去劍圈。」想到這裡，遂由沖天小辮裡得往外冒壞。忽然間把大肚皮一拍，叭叭叭，拍得山響，口中喊叫：「小子看我的法寶取你！」林寨主聽他一喊法寶二字，一怔神，急忙往外一縱，縱出一丈來遠。英雄未曾見過法寶，趁此時，金頭虎抹頭往東就跑。林寨主一看，不由得怒從心頭起，心中說道：「那有這樣沒羞沒臊之人？打了我嘍卒頭目，攪鬧我的山口，我焉能放他逃走？」大寨主隨後就追，說道：「你往哪裡逃走？」金頭虎大聲喊道：「不用你管，我有地方逃走。」林寨主說道：「今天我非要你的命不可。」金頭虎喊道：「我的命不給你。」

喊罷，跑出不遠，金頭虎回頭一看，追得相隔已近。你道，林士佩乃是日行八百里，金頭虎日行二百里，焉有追不上的道理呢？追得相離切近，此時已日光東升，金頭虎思索：若被他們把我拿進山去，我又討人嫌，山賊們豈肯饒我？不如落個本兒，一反臂喊道：「小子，著法寶！」林寨主一看，此物約有三尺餘長，橫著趕奔面門而來。林寨主手快眼快身法快，急忙往旁邊一縱身，此物落空，掉在塵埃，把土砸了一個坑子。林寨主一看，原來是傻小子一字鑽鐵杵。林寨主不由得大怒：這要打在臉面上，鼻碎腮塌！他要苦苦哀求，本寨主可恕過於他，竟敢暗下毒手。林寨主想罷，復又伏腰往前追趕，一聲喊叫：「寨主非要你的命不可。」金頭虎又說道：「非不給不可。」

看看又要追上，金頭虎一反臂，又喊道：「著法寶！」，林士佩閃身一看，借著太陽真光上照，此物光搭搭，冒金花，落於塵埃，原來是一錠銀子。林寨主說道：「你太無廉恥啦，寨主追上，非要你命不可，真鬥人生氣。」看看又要追上，金頭虎又一反臂，說道：「你看看是法寶不是法寶？」林寨主一聽，嘩啦啦直響，遂閃開身軀，用寶劍尖一挑，嘩啦啦落於地下，原來是只錢串，串著三二百康熙、順治兩帝小制錢。金頭虎喊道：「你是念喜歌的兒子。」你道，金頭虎真壞，他扔的錢，倒說人家是念喜歌的，他真是好頑皮。林寨主一看，更火兒啦，仍然緊追。眼看要追到頭道山口，金頭虎一摸兜囊，敢情裡面空空如也，再脫足下靴子，也來不及啦。一想有啦，我抓土擾他，他一迷眼，必定揉眼，我就可以跑出山口去啦。金頭虎一曲腰，林士佩趕到，就在賈明的背後一腳，金頭虎趴伏在地，被獲遭擒。林寨主正在氣惱之間，在賈明左肩頭刺了兩劍，只見肩頭上兩道白痕，未曾刺動。那林寨主雙眉緊皺；適才紮他六劍，未傷他的皮肉，此人有金鍾罩橫練，我何必又砍他兩劍呢？囊中現有點穴鏢，想罷，雙劍還匣，抽出點穴鏢。金頭虎回頭觀看，說道：「那個可使不得，回頭我就得歸位。」原來金頭虎受過高人傳授，在千佛山真武頂學藝之時，聽紅蓮羅漢弼昆長老提念過，曾對他說道：「你有金鍾罩，不可逞強，專有破金鍾罩之物，點穴鏢有七十二樣。」林士佩原本是一位當時的英雄，惟獨稍有忌妒之心，手提點穴鏢，思索半天，此人雖然頑皮，可功夫很好，他能戰我弟兄三人，我有心手起鏢落，此人必當時死於非命。有心不傷他，我之二寨主以為我懼怕勝英。唉！什麼叫興邦與喪邦？瓦罐難離井口破，英雄難免刀槍之下把身亡。量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，不毒不狠，不算英雄好漢。大寨主想罷，劍眉倒豎，二目圓睜，鋼牙緊交，一下腰手起鏢落。金頭虎一看不好，大聲喊叫：「我要歸位，駕返天台！」

正在此時，忽聽山口外鬆林叢中，痰嗽一聲：「林寨主，鏢下留情，在下勝英來也。」林士佩抬頭一看，只見勝三爺頭戴鴨尾巾，身穿英雄斃，背插魚鱗紫金刀，脅下趁鏢囊，面上皺紋堆累，白髮蒼蒼，頷下飄灑銀髯。林士佩雖聞名，未見過勝爺面，當時轉身，可不追賈明啦。一回頭面朝西，後面二寨主、三寨主及十數餘名嘍卒在場，有拿繩槓的，有把大寨主衣服折疊好了在胳膊上搭著的。林士佩這才點手叫過拿著衣服之人。伺候林寨主的嘍卒，本是精明強幹，一見大寨主用手點叫，那嘍卒趕奔前，將大衣抖開，遞與林士佩，林士佩將大衣披好。

你道勝三爺怎樣的來由呢？因由二郎山東客廳拿賊，那高雙青借著地道逃走，勝爺與邱成、胡景春在外等候。工夫甚大，歐陽德由地道而出，扛著一個賊寇，四馬倒攢蹄捆綁。勝爺借燈光之下觀看此賊，穿著一身白素素的衣服，口角有血跡，遂問歐陽德：

「這是何人？」歐陽德說道：「這是賈明在地道中拿錯了。」勝爺問道：「賈明哪裡去了？」歐陽德說道：「賈明因為擒拿賊人誇口，拿住這個假的之後，我拿火折一照，我說他：『拿了個假採花賊，你還誇口，你怎算是英雄？簡直成了狗熊啦。』賈明說道：『我再拿真的去。』若是拿不回來真的，他說至死也不見吾，因此他追下去了。」勝爺聞聽：「啊？你不知他二花頭嗎？他要是追到蓮花峪的邊界，他本是渾濁猛愣，要是惹出是非來，還不受害。你不知你師弟他愚昧嗎？」

勝爺遂又問此被獲之人：「你姓甚名誰？」賊人說道：「我既被你們拿住，殺剮存留，任憑於你們，何必多問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朋友，我勝英與你素無冤仇，我焉能殺害於你？我問你名姓。」賊人說道：「我姓劉名智，別號玉面小羅成銀槍將。」

勝爺又問道：「怎麼姓高的逃啦，將你拿住呢？」劉智說道：「我們本是把兄弟，我二人由地道正南往北去，往西一拐彎，我盟弟聽地道中有腳步聲音，想必是勝英派人追下來了，說道：『兄長，我本是勝英敗兵之將，我在頭裡等候，你在拐彎地方等候，亮匕首刀紮死一個；再有人就不敢追趕了。』」勝爺微然而笑：「劉寨主你被他陷害了，這叫借身換影。你把我鏢行之人紮死，給他報仇；你若被獲遭擒；他就跑啦。豈不是借身換影嗎？你年輕輕的交朋友，不可濫交，要擇人。我看你相貌外表甚美，正在二十餘歲，我勸你改邪歸正，棄暗投明，回歸故里。作什麼事不吃飯呢？何必身為綠林，埋沒終生？」勝英叫道：「邱成，你把劉寨主繩扣解開。你趕緊逃命去吧。」用好言相勸，放劉智而逃。勝爺遂同胡景春、歐陽德、邱成等來到聚義廳，見了大眾，說道：「大寨主、二寨主，天祺、天魁，今天咱已然和平交好。你們大家眾位，拿出五百兩紋銀，周濟被搶少婦娘家的天倫，作為濟老憐貧，我勝英足領盛情。將被搶范氏，用軟榻帳罩著，派年邁之嘍卒搭送到飛龍鎮。」回頭又叫道：「丁賢弟，此少婦在店住著不便，可以搭在賢弟宅院，請名醫調治，那不是作德嗎？」又叫邱瑾三弟同三太等，在後護隨。」你們在店中等候於我。一怕賈明惹禍，我親自追下去；二怕拿不佳採花賊高雙青；還怕採花賊再四外殺人。」

勝爺當時一抱拳，說道：「二位寨主多有成全，你我結為朋友，我追賈明、高雙青去了。」勝爺因此頭一位先出二郎山。追至蓮花峪山口外，天光已然東方大亮的時候，老英雄思索；焉能這麼早進山呢？等到日上三竿，我再下名帖拜望。遂在山口外樹林叢中，打一盹睡。皆因為頭一夜探二郎山，第二夜打二郎山，兩夜未曾睡覺，年老之人，一時乏困。天光一亮，忽然一陣涼風，勝爺把大驚抖開披好，身靠一棵大樹。皆因老英雄勞乏睡著了，忽然間聽一聲「著法寶！」把勝爺驚醒。遂站起身軀，向山口裡一看，金頭虎光著大膀子，正往外跑，後邊追趕的是一家寨主，手執雙劍，儀表不俗，追之甚急。勝老心中暗道：傻孩子處處討人嫌，我要露面，賈明赤膊露身，未免與臉面上不好看。勝爺躲在樹後觀看，眼看要追上，金頭虎正往下曲腰時，勝爺也不知道他是要幹什麼。正在此時，被那寨主一腳踹得臥伏在地，寨主用右腳一踏，踏住金頭虎背後，用劍要劈賈明二肩頭。勝爺知道賈明有金鐘罩，刀砍斧剁不懼。勝爺看著又是疼，又是恨，他要不討人嫌，人家不能拿劍刺他，勝爺仍未及答言。又見雙劍還匣，取出點穴鏢，才知是林士佩。

勝爺心說：「你這大人物；跟我們這傻孩子，何必下這樣毒手呢？我要再不答話，我怎對得起傻孩子的父母及明清八義我盟弟賈七爺？我又怎對得起鄧崑我那師弟？賈明原本是我盟弟之子，師弟之門徒啊！」勝爺這才咳嗽一聲，由樹後轉過身軀，說道：「林寨主，鏢下留情，我勝英來也。」你道，只因金頭虎毆打嘍卒，二寨主激火，才引出南北英雄會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林士佩一看勝爺，聞名不如見面，看那勝老者和顏悅色，林士佩不由得心中欽佩。遂一撒腿轉身面向西，此時嘍卒將衣服遞過，林士佩趕急整壯帽披大氅，抱拳對著勝爺說道：「明公至小山敝寨，久慕大名，如雷灌耳。老明公替天行道，剪惡安良，自恨無福，尚未得會高人，今日駕臨敝山，林士佩真是三生有幸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寨主哪裡話來？在下勝英久慕寨主英名，沙子內的黃金，綠林道內的英雄，南七省壓倒一切，屬其第一，我勝英早就有意拜望。皆因為小行道保鏢，以身為業，實不得閒暇，未能到高山來拜，今日得見寨主，俺勝英不幸中之大幸。」此時金頭虎賈明大聲喊道：「勝三大伯，亮傢伙宰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胡說！與我後站，不許多言。」勝爺又說道：「寨主，此子碌碌庸才，不會說話，得罪寨主，俺勝英前來賠禮，說話不明招惹寨主生氣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這是你令高徒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非也，原本是我的盟姪男。」寨主說道：「明公恕過，不知者不怪罪。要知道是你鏢行之人，不用說不敢，我們也不好意思跟他動手。」金頭虎又喊道：「勝三大伯，他們知道，三個毀我一個人。」勝爺對賈明說道：「少廢話，不要多言。」勝爺道：「寨主，此子說話嘹亮，提起此事，勝英臉面實無光彩。人不說不知，木不鑽不透。皆因在下有個師弟，又是我之盟弟，在俠義莊鋪把勢場。」

提起此人，與寨主未見過面，大概閣下也有耳聞，此人姓邱名理人稱入地崑崙，排行在三。此人不知賢愚好歹，收了一個徒弟，又認為義子，姓高名叫高雙青，此子行為不端，貪淫好欲。

在那正月十五有一逛燈的女子回家，後半夜這冤家撥門撬戶，暗進那女子臥室，逼奸不允，被小冤家高雙青將那女子殺死。

前十數天清明佳節，有一上墳守節之少婦，也被冤家高雙青看見，隨到人家村莊，看準寡婦門戶，黑夜之間撥門而入，進到寡婦臥室，逼奸不允，被冤家高雙青殺死。那日我又在宦家樓上，我與我口盟兄弟、飛龍鎮的紳董丁桂芳，因我弟兄二人探二郎山回來，隨下此子。那時他穿的是一身白衣，我弟兄二人，跟著小冤家，到了宦家樓窗外，冤家點上燈光，逼迫姦情，宦家小姐真乃是九烈三貞，令人欽佩。此女至死不允。高雙青持刀威嚇，小姐執意不從，賊人羞惱變成怒，舉刀要殺宦家千金。那時我將他叫出樓房動手，冤家不是在下之敵手。不料小冤家逃遁，在水中我又與他水戰，他亮出避水雙鏢，我才知是我上三門邱家所傳子弟。我一報名姓，小冤家借水遁逃走，我才上岸，回在店房。第二天趕奔俠義莊，小冤家高雙青鏢打他義父，得藝忘本，故意亡師。我與我邱三弟追至二郎山，四霸天護庇於他，不分賢愚，我們兩下說碴啦，在下獨門四霸天，掃平二郎山，高雙青由地道逃走。我派我徒姪下地道追拿於他，他奔峻嶺高山而來。我徒姪賈明後面追趕，是他不會說話，得罪寨主，大寨主高抬貴手，我勝英前來賠禮。」

林寨主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事從兩來，莫怪一人。小山敝寨有幾條規矩，有人命案不許進山；馬快班頭追著不許進山；穿短衣的手持兵器不許進山。你這位賈鏢頭，手使兵器撞進山口，把我的嘍卒阻攔，他把我的嘍卒頭目打得頭破血出，傷痕輕重不等。他們跑進大寨報告，也是在下年輕，無有容人之量，因此兩下動手。」勝爺一聽，又惹了禍啦！遂說道：「寨主高抬貴手，受傷的伙計，用好藥將養，如其傷痕甚重者，倘有差錯……」勝爺說至此處，回頭用手指著賈明，「要小冤家抵償還命。」賈明一聽，心說要糟，我打算打死賊不償命呢。林寨主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保鏢的與綠林道這兩行人，不講抵償還命；不講打官司。我的把山頭目名叫沈匡，如若死了，怨他命短，那有償命之理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當面謝過寨主。請問寨主一言，高雙青落在你的寶山沒有？如其沒落在寶山，請寨主賞一言，我們別處去找；如落在寶山之中，也請你賞賜一言。」

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英雄以信義為本，寨主乃當時的英雄，絕不能有而言無，無而言有。如落在此山，你把他賞賜與我，清理我這門戶，又給黎民百姓除害，又省得官廳多出些人命重案，被殺的苦主家感寨主之恩；被殺的姑娘與守節之寡婦、屈死冤魂，感寨主大恩大德。請問寨主，高雙青可在你的山寨沒有？賞賜一言。」林士佩聞聽，箭眉倒豎，俊目圓睜，心中思索：好厲害的勝老者，說話有剛有柔，而且抬舉我。要說高雙青，我有心把他獻出山來，我二弟邱銳說我懼怕勝英。想罷，遂抱腕當胸，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高雙青確落在我的山寨，我看他狼狽不堪，問他因何落到這般光景，他一派謊言對答。我拿話一擠兌他，他說周家屯宦家樓上，捋住小姐發髻，持刀威嚇，明公與紳董在樓窗外叫他，有這一案。我說你既有一案是你作的，再有十案八案也是你所為。我吩咐我山中的眾賓朋，把他亂刀分屍。他與在下並不認識，與我二弟邱銳八拜結交，我二弟阻攔，說他前來求救，如其咱們不救，由他再投奔別處而去，反倒要殺他，你是懼怕勝老者，你是不敢不殺高雙青。」

皆因勝老者能以武力壓人，我才把高某幽囚蓮花峪，高雙青如打我敝寨逃走，勝老達官，惡賊人命的官司我打啦。有心我不押高雙青，一來對不住明公，二則我收留採花淫賊何用？再者說，我小山敝寨尚且還有女眷，讓我反貼門神左右難。」勝爺捋鬚說道：「大寨主，這話是含糊其詞呀。要押高雙青，又怕二寨主恥笑，說你懼怕勝英。你我是外場的朋友，誰還有怕誰的道理嗎？有

心不獻高雙青，又怕對不住勝英，這不是含糊其詞嗎？人物說話，總要爽快，是獻那高雙青不獻呢？寨主要擺一個道，我勝英當百依百隨。」林士佩聽罷，箭眉一挑，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咱拿高雙青取一個笑。你先前久走北路鏢，原是北六省人氏，現如今我們蓮花峪在南，咱二位立個南北英雄會。」

我預備一二百封紅白帖，把你十三省鏢局的，僧、道、俗、回漢兩教保鏢的，替我代請。我這個寨現有寨主朋友等，約有一百餘名，我再轉請蓮花湖的賓朋。我與蓮花湖總轄寨主韓秀（四十寨總轄）八拜結交，那蓮花湖與我這寨乃同氣連枝。

明公將眾鏢頭請到時，我預備水酒小宴恭候，天下英雄見面，我把高雙青在酒席筵前獻出來。你要是按你門戶規矩，任憑你處治；要願將他送到官廳，我給你套車送去。你要是來，你方為十三省總鏢頭；如其不來，你立下一張字據，把十三省總鏢局一收拾，南七省地界，一腳不許你蹬，你就回家納福去吧。」

勝老者聞聽，心中思索：此話善中藏刁。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為這一個採花賊，惹出多大是非？如若是來，一世的名譽，沒於今日。如若是來，綠林道山大王見著保鏢的，自然氣憤；保鏢見著綠林道，自然不悅，我們這兩行，冰炭不同爐。自古會無善會，宴無好宴。豈不聞五霸之中，晉文公九合諸侯踐土會盟，各無好意？這好比，西漢的鴻門宴，楚漢爭雄的九里山，後漢三國的五月十三，大宋朝的金沙灘，都是殺人的戰場。事到如今，難以為情，我能叫名在人不在，不叫人在名聲壞。常言說得好，閻王造就三更死，何能留到五更亡？

遂說道：「寨主，不用你紅白帖，我能聘請鏢行英雄，五日內必來高山打擾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你如其不來呢？」勝爺答道：「咱是開買賣，我就給你立合同啦；咱要是置房產，可以給你立張房契；南北英雄會，還能寫字據嗎？」林士佩說道：「如此你我三擊掌可也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很好。擊掌之後，五日內勝英不到，我非為人也，犬豕不如。」勝爺說罷，遂舉起左掌，林士佩接掌相還，二位三擊掌。此事大不要緊，勝三爺幾乎把八十餘位保鏢的英雄性命，斷送在此山，暫且不提。且說林寨主說道：「您趕緊回鏢局請人去，我也不敢把您再讓到小寨之內茶酒相待啦。」勝爺說：「好好，五日內必要騷擾，何必當時呢？您我交朋好友，人長天也長。」說罷，彼此抱拳道個請字而別。

此時金頭虎賈明在勝爺身後叫道：「勝三大伯，我的衣裳被他們劃破，自爺們就光著膀子走嗎？」林士佩說道：「勝老明公，我自顧與明公說話啦，忘了這位賈鏢頭了。您略等片刻。」林士佩遂招手叫嘍卒：「你們腿快的，急速進寨，把身矮體胖的寨主全身的衣服，取一身來。」嘍卒答應一聲，轉身飛跑進山。勝爺與林士佩談古論今，說些閒話。工夫不見甚大，嘍卒手提一青綢子包裹回來，當面打開，遂說道：「賈鏢頭，您換衣服吧。」賈明一看，頭巾絹帕大衣，短靠靴襪，腿帶獅子絆，英雄帶，全身的小衣服一套。金頭虎說道：「這倒不錯，下身衣服未動，我穿上細白綢子褂，絹綢短靠，剩下衣服我拿著走哇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許，你傷損的衣服換上就得啦，為甚麼還拿人家別的衣服呢？」又見一名嘍卒說道：「賈爺，這是您的法寶，給您送來啦！」原來是那一字鎖鐵杵，一錠銀子，二三百小制錢。「夠不夠？請您多包涵點吧。」可見其當嘍卒的，沒有安善良民，金頭虎心裡也明白，遂叫道：「小子，別說損話，給我我就要。」勝爺當面謝過寨主，說道：「多承寨主海涵，勝英足感盛情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明公，哪裡話來？您這是賞臉呀！些須小事，何足掛齒？」二人遂抱拳，各道請字。

勝爺出高山口，帶著賈明。此時金頭虎心滿意足，自己思索：要換不了衣服哇，就上他山上去罵街，再打些個嘍卒，就可以換了新衣服啦。賈明實在無知，要不是勝三爺到，焉有賈明的性命？且說老勝英氣憤憤來到飛龍鎮鎮店口，早有三太、香五等在鎮店口張望。天色已然大平西，楊香五眼神最快，遂叫道：「黃三哥，老師把傻小子找回來啦！」楊五爺又說道：「黃三哥，賈明換了新衣服啦！賈明原那衣裳甚髒，您看換了新的衣裳啦。」臨至近前，黃三太遂叫道：「老師，您在那兒找回賈明兄弟來啦？」勝爺聽罷，遂「唉」了一聲。賈明說：「黃三哥，楊香五，熱鬧著呢，我把小賊打啦，大賊把我打啦。看看我要歸位時，我勝三大伯到啦，拍了拍巴掌，三擊掌，也不知是什麼會？熱鬧極啦。」香五說道：「黃三哥，大概賈明又惹了禍啦。」勝爺接著說道：「這個禍還不小。你們大家甚麼時候回到飛龍鎮？」香五說道：「四更來天我們由二郎山回來。被搶的少婦，已由山中寨主，派了十幾名老嘍卒，幔帳罩著藤牀軟榻，我邱三叔與店主人丁紳董，我們大眾護隨，外有五百兩白銀。我們大眾歸了丁家店，皆因范氏少婦店中住著不便，搭往我丁叔父宅院去了。自有丫環婆子服侍，又請名醫診脈治病。丁叔父真乃君子哪。寨主言而有信，他們大眾分散金銀，散了山寨，各歸故里。」師徒說著話，進了丁家三合店北跨院。邱、丁二老與大眾問在那裡找來的賈明，勝爺就把蓮花峪三擊掌，五日內在蓮花峪赴南北英雄會之事，說了一遍。二老聞聽，邱三爺先說道：「南北英雄會赴不得，林寨主之武藝，千人不擋，萬人敵。」丁桂芳又說道：「此人力有呂布之勇，面如子都之皎，三國東吳周郎之毒。咱鏢行之人到他山寨，凶多吉少。」勝爺捋鬚一笑，遂說道：「愚兄勝英不能失信於他人。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，二位賢弟不要多言。三太、香五吃了飯沒有？」三太說道：「我們大眾都在我丁叔父店中吃的飯。」工夫不大，勝爺吩咐道：「你弟兄二人急速起身，連夜趕奔咱十三省總鏢局。沿路上渴了不許在茶鋪喝茶，或在河沿，或在飲馬的馬槽，喝點涼水；餓了不許在飯館子吃飯，或者買套燒餅果子，或者買個饅頭，走著路就吃了；晚上不許住店，樹林內歇歇。請你大師伯，你李四叔，千萬別誤五日內。你們兩個人見著，就提老夫請你師伯、你師叔、你李四叔，我拜托他們三位，當面問明眾鏢頭，要是有妻兒老小者，不能割捨，別赴南北英雄會來。有不怕死的，並無牽掛，五日內，必須趕到。」